

# “捕风捉影”的事儿

檐下絮语

◆刘利元

不知怎么了，“捕风捉影”这个词语，像烙印一样烙在记忆深处。

记得很清楚，是在二〇一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傍晚六七点。路灯亮了，但是天还没有黑下来。横一条纵一条的骑楼，默默矗立着。透迤不绝的车流，缓缓前行。骑楼底部的人行道上，有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有的好像在采买东西，有的感觉只是路过，目光往店铺门口一瞥，和往日一样，迅疾快步前行。

你别说，台城历史文化街区还真是怪了，40多条骑楼街密布交错，外观几乎没有什样的不同。当然，懂行的人就不一样了，可以从建筑细部和天花装饰看出，这一幢或是那一幢是什么建筑风格，源自什么地方，建造者从哪个国家回来，是自己根据记忆建造的，还是请设计师对照当时的明信片设计的。但是像我这样对建筑没什么研究的人就不行了，几乎次次走入“迷宫”，总得向别人问路或开手机导航，才能从里面走出来。

行进到北盛街，感觉人流比之前多了很多。家家店铺门口都挤满了人，好多时候需要侧着身子，才能走过去。街道正中，多出一个菜市场，感觉菜品也挺多的，但是没有卖菜的也没有买菜的，四周用一根细绳围着。我知道，到片场了。说也奇怪，平日经常路过这个地方，也没觉得和其他街道相比，有什么大的不同。这个夜晚，各个店铺的招牌比往日亮了许多，路灯也更加柔和了，空气也更加澄澈了。一幢幢中西合璧的百年骑楼流光溢彩，感觉别有韵味。菜市场正对的咖啡馆里，多了许多时尚青年。在我沉浸其间略感微醉时，一位小青年扯扯我的袖子说：“大哥过来了。”我知道他说的是谁，人在哪儿呢？没看到啊！他拽我转身，指指前面一个宽厚的夹克后背说：“就是他呀！”什么叫对面不相逢，今天真正体会到了。从小看他的电影，听他的歌，一个印象甚至比发小还要深刻的人，没想到面对面走过，居然没有认出来。

听到他问了一声，“在哪儿坐呢？”声音非常雄浑，确信这位健壮汉子，就是成龙。在靠墙的一张桌前坐下，问他要不要喝咖啡，他一边摘下口罩，一边说：“来杯水就行。”找了一个纸杯，倒了半杯热水，递过去，他张嘴喝了一口，然后连杯带水端在手里。我说：“您是前辈，往里边坐。”他说：“就这里吧！”侧身坐在桌外的沙发上。上身穿件蓝灰色的T恤，领口的扣子全部扣着，袖子抹起来，露出两只胳膊。下身穿一条宽大的深色裤子，脚穿一双系带运动鞋。头发有些稀疏了，但看不到白发，梳得很齐整。

喉头闪动，有很多话想和他说。想到幼时模仿他的招式练拳，想到在上学路上唱《真心英雄》，想到一帮人挤在学校门口的录像厅里看《红番区》。那时看一场收一块钱，只要不出去就不另外收钱，很多人憋着尿，连看三场。但话到嘴边，又不知该从何说起。沉默了一小会儿，他问道：“你们这里有打日本鬼子的故事，在南什么地方。”地名里有“南”，抗日的，我知道有两处，一处是开平南楼，一处是台山南村。听我讲后，他低头想了想，说是7个人打100多。哦！是南楼七壮士！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。在抗战末

期，有一股日军沿潭江撤退，当地司徒氏7位民兵凭借江边一座叫南楼的碉楼阻击。敌军用枪炮猛攻数日，均无法通过，最后施放了毒气弹，将里面固守的壮士们熏晕，然后进入碉楼，将7位勇士全部杀害，尸尸潭江。此前，我到这里参观过。一座笔直的碉楼耸立在江边，扑面而来的是让人忍不住落泪的悲壮惨烈。进入碉楼，拾级而上，可见分布在各个楼层的枪眼和遭受枪炮袭击的痕迹，特别让人难忘的是勇士们在碉楼内壁上刻画下的文字：“我等坚守腾蛟，历时多日，未见救援，故人屡劝投降，我们虽不甚读书诗，但对于尽忠为国为乡几字，亦可明了。现在我们已毙敌十六名，亦已及相当代价……”听我们讲过，成龙点点头说：“我很关注这个故事。”说完又补了一句，“我是拍武打片的，到哪儿都关注这些。”

向他讲了蔡李佛拳，成龙展开臂膀，比划了好几个动作，一会儿伸开双臂，一会儿又紧攥双拳，说就是这样的。又向他介绍，上川岛当年是张保仔的盘踞之地。说到这里，成龙改用粤语，感觉交流更融洽了，他说：“张保仔，我知道。可惜，这些人都拍过电影了。”成龙差不多晚上7点的时候到的，计划7:30开拍。聊了一会儿，成龙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到我

了。”起身把水杯放在桌上，向在场的人点头致意，戴上口罩，快步走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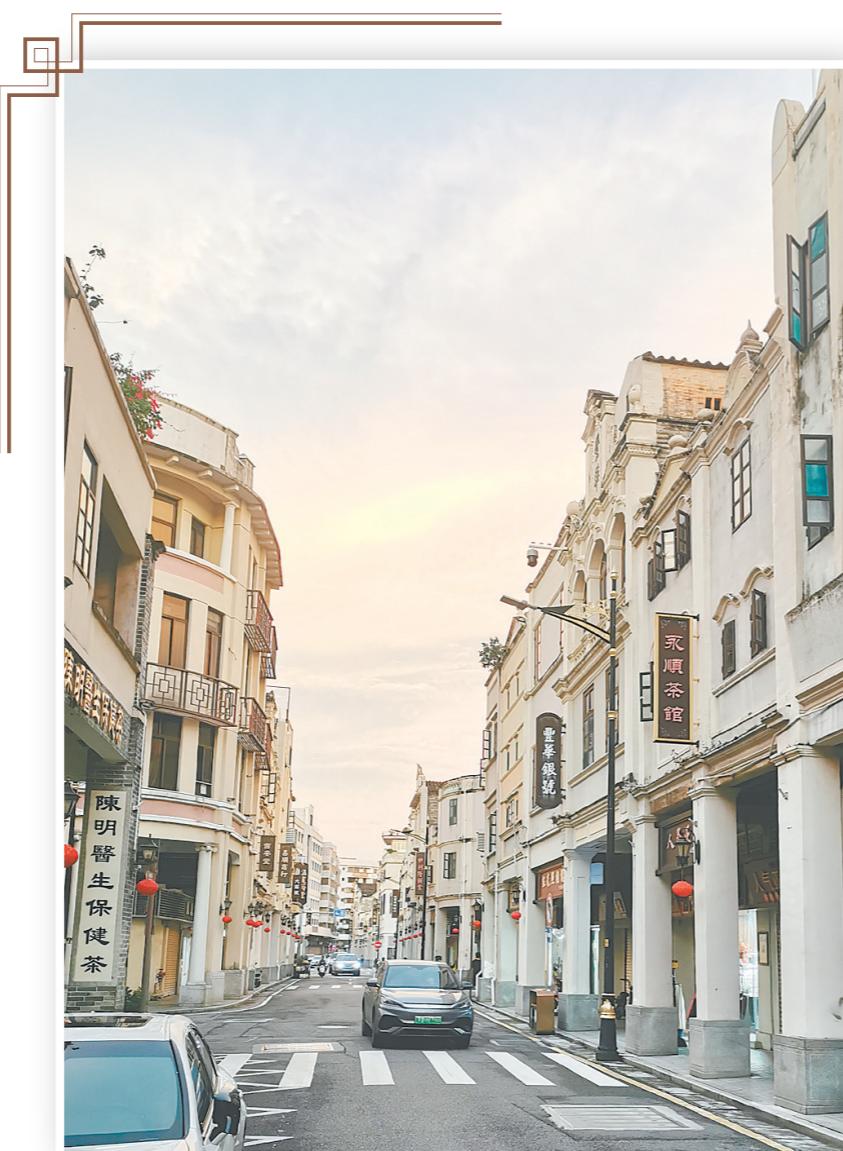
不一会儿，剧组的人说，梁家辉老师过来了。只见一位头戴鸭舌帽，身穿浅灰色休闲服的干瘦长者，缓缓走过来。大家起身问好，然后一一坐定。那时电影拍摄内容属于商业秘密，相关人都不能对外吐露。所以，和成龙的聊天一样，只能谈些往事。虽然梁家辉的年纪要比成龙小，可是聊天的话头，却要比成龙差很多。坐在一起，他总是重重重复，不停地说道：“麻烦你们了。”给人感觉，他不是在应付地说客气话，而是发自肺腑，从内心深处的一种表达。他说：“拍这个戏，辛苦你们太多了。”或许，有一种人，天生就不习惯叨扰别人，倘若多少让人给自己帮了忙，就会觉得不安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好似梁家辉就是这样。连忙向他说：“当地人很喜欢在这里拍电影电视剧，而且因此带来很多好处。”他方才释然，如释重负般轻松坐下。

梁家辉说话很少，几乎不问不说话。就算别人问他，他回答得也非常简练。见到他本人，脑海里突然闪现两个剧中人。一个是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里的沙陀，一个是《我爱你》里的谢定山。本来后一部讲的是一个在广州发生的故事，距离更近，可是感觉偏于黯

淡，聊这个话题有碍喜庆，就没有说。于是说了沙陀，他听后“嗯”一声，又坐在那里不出声了。眼睛几乎不眨，面部似乎也没什么表情，两只耳朵侧立着，似乎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捕捉信号上，好像大战在即的将军和生死对决前的勇士，一心想着怎么见招拆招，其他的都顾不得了。其后正式上映的电影，证实了双雄对决的惨烈。有很多评论说，正是有了他的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演绎，才让这部剧撑起暑期票房的大梁。或许，在我们见到梁家辉的那一刻，他已如老僧入定，注意力全部神游剧内。先前所见的蹒跚步履，不过是梦境中的漫步。而我们能听到的“嗯”“嗯”连声，或许也是他平静自如地呼吸吐纳。

“岁老根弥壮，阳骄叶更阴。”论年纪，成、梁二位和我父母相仿。可是看他们的神情，却感觉不到半点儿颓唐和衰老。想起成龙离席时说的一句玩笑话：“我平时很老的，一拍戏就生龙活虎了！”心无旁骛，孜孜以求，为着内心坚守的事业付出全部，正是人们永远年轻的秘密和法宝啊！

最近才发现，这部电影的片名其实是《捕风追影》。但一开始，被我顽固地记成“捕风捉影”了，好多场合还说别人讲错了。或许，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



《骑楼暮色诗》利元 摄

季风吹笔

## 大风起兮芦花飞

◆王同举

芦花飘飞，风就是它的翅膀。

秋尽冬临，露重霜寒，芦花染白。一阵疾风卷过，芦花纷纷扬扬，四下飘散，像是下了一场雪，把整个河滩都裹进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。

芦花如絮似云，轻盈、洁白。清代黄燮清说芦花“映水成云，迎风化雪”，芦花倒映在一汪碧水之上，如悠然游弋的云朵，疾风一吹便化作漫天飞雪。宋代彭汝砺写芦花“晓日暭暭照处，十分认作梅花”，恍惚中，竟将芦花错认成了迎风怒放的寒梅。

芦花是芦苇的絮状花序。在乡下，芦苇是极为寻常的野生植物，沟渠、河滩、坡地都有它迎风摇曳的身姿。芦苇的生命力非常旺盛，但凡有一点泥土，它就能扎根生长，繁衍生息。

老家屋后有一条河，河滩边有一片芦苇丛。这片芦苇从是我和小伙伴们尽情撒欢的

小天地。立春过后，河面逐渐解除冰封，原本枯萎的苇秆上率先拱出点点嫩芽，一段时日之后便抽出一片片青绿的叶子。风吹过芦苇丛，层层绿浪翻滚。芦叶宽大、脆嫩，有一股迷人的天然草木清香，最适合做叶哨了。我和小伙伴们折下芦苇叶，卷成筒状含在嘴里，鼓起腮帮子使劲儿吹。一时间，呜呜的叶哨声此起彼伏，混合着孩子的欢笑声，在村子上空恣意飘荡。

夏日里，雨水丰盈，流水喧哗，河滩变得热闹起来。河滩边的芦苇丛里栖息着大量的螺蛳、鱼虾等，是鸟类觅食的好去处。鸟儿们把家安在芦苇丛里，在那筑巢、产卵。放养鸭子的外乡人经常把成群的鸭子赶进河道里。鸭子喜欢在清凉的芦苇丛中歇息、产蛋。等放鸭子的人走后，我和小伙伴们就钻进芦苇

丛寻找鸭蛋。运气好的时候，每人能捡到两三颗鸭蛋，将圆滚滚的鸭蛋揣进兜里拿回家去，晚间的餐桌上就多了一碗香喷喷的韭菜炒蛋。

入秋后，风霜交加，芦叶凋零，苇杆枯折，河面也瘦了。鸟儿们纷纷飞往他处越冬，放鸭子的外乡人不再来了，孩子们也极少光顾芦苇丛。芦苇从告别了往日的喧闹，安静了许多，只有芦花在风中漫天飞舞。我偶尔路过时，会在河滩边闲坐，看芦苇丛上凝结的霜粒，看芦花在风中飞舞。有的芦花跌进水里，再也飞不起来了；有的芦花像鸟一样掠过水面，掠过堤岸，向更远处飞去。它们究竟要飞向何方？远方也有一个被稻田和河流环抱的村庄吗？

后来，我也像芦花一样，告别亲人，离开故乡，为梦想四处闯荡。然而，追逐梦想的道路并非坦途，其间经历波折，有迷惘，有失意，有欢笑，也有泪水。夜里想家时，我读刘长卿的诗句“客路向南何处是，芦花千里雪漫漫”，心中不免涌起一丝惆怅。原来千百来年，每一个远离故土的人心中都会泛起相似的愁思。那是一种对故土的羁绊，对往日时光的眷恋，就像芦花对芦秆的依恋一般。纵有千般不舍，却又义无反顾地奔赴远方。我知道，只要有扎根的勇气，就能在未知的天地里开启全新的人生旅程，活出精彩，实现梦想。

而今，我已在异地定居生活，有了一个安稳的家，结识了许多志趣相投的朋友，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。

又到了芦花飘飞的时节。芦花依然在飞，片片芦花随风逐水，落入远处的泥土。来年春日，它们必将再次从泥土里出发，繁衍出一片新的生机。

生活物语

## 窗前有棵树

◆查晶芳

这学期，跟着班级迁移，我的办公室又回到了老校区。新校区办公场所宽敞亮堂，能跳舞，可打球；而现在的空间不及那边四分之一，几张办公桌一摆，余下的空间便只能勉强转身踮脚了。但好在，我的桌子正对着一扇窗，窗外伫立着一棵梧桐树。它仿佛一位故人，以满窗绿色迎接我的归来，悄然治愈了我最初的局促与失落。

记忆中，这棵树有好些年了。带上届高三时，我的办公室也是在这里。那时的梧桐，清瘦青涩，还像个刚刚长成的少年。而今再见，它已俨然有了中年的气象。树冠早已探至四楼檐角，主干粗壮，分出了8根碗口般的枝杈，如扇形舒展，恰好将我这二楼的窗轻轻揽入怀中。每日清晨推门而入，第一眼便是这一窗翠色，顿时眼明心净。备课或批改作业久了，我总不由自主抬眼望向它，仿佛与一位老友无声照面。

这梧桐树前面，原先有两个小超市，一下课学生便在树下来来往往，热闹得很。后来超市停办，这儿陡然清寂了，梧桐依旧从容如昔。

晴日里，阳光洒落的叶片，明亮阔大，像一张张笑脸，尤其那几片贴近玻璃的，几乎要探进窗来，活泼地朝人招手。不由想起《诗经》中“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”的句子。朝阳而生，欣欣向荣，的确美得令人心动。即便是背光的叶，也不见丝毫落寞，只静默于荫翳之中，如沉静的修行者。偶尔风来，牵起翠绿的裙角，将它们翩然卷进光亮之中，霎时，片片起舞摇曳，须臾归向，依旧恬淡自若。叶间鸟儿穿梭，时而清鸣，时而跃起，恍惚间竟有凤鸣高冈、其羽熠熠之妙。

雨中的梧桐，别具一番性情。细雨蒙蒙时，每片叶子都被浸润得清亮碧透，近窗叶尖悬着的水珠盈盈欲坠，如玲珑扇坠，轻摇微晃，着实惹人怜爱。若逢大雨倾盆，整棵树便蓦然奔放直至豪放起来。起初，枝柯摇动，万叶翻飞，“啪啦”“唰唰”，脆响不绝，继而，雨势更猛，如倾如注，声响就连成一片沉闷的轰鸣，似战鼓不绝。树叶被雨水击打得东翻西滚，忽而仰面承接猛烈的冲刷，忽而低头甩落满身的晶莹，忽而又接连几个侧空翻。每一叶片都在颤抖，它们彼此碰撞、交叠，甚至扭作一团，仿佛挣扎，又如欢腾。

可无论枝叶如何狂舞呼啸，那粗壮主干始终岿然不动，深埋于地的根，更是寂然如山。恰似“身动心未动”，风雨再大，其心不改。

树之心，在其根。梭罗曾见瓦尔登湖畔的树木“忍受雨水重量，却依然挺立，并从中获得滋养”，而我窗前这棵梧桐，又何尝不是？枝叶或许招摇，可根，永远沉默地向下生长。它从不躲避风雨，因其深知风雨本是生命的一部分，唯有坦然以对，稳住心神，持续向内求索，方能获得源源不绝的力量。待风雨过后，每片叶子净如碧玉，青翠照人。而根，仍于幽暗深处静守寂寞。但谁能看见，那些或许细微却绝对强健的根须，正如何坚韧地穿破土壤、不断向下扎根？

树之繁茂，源于根系的深潜；生命力之强韧，在于心灵的坚守。

这窗前的树，它在，我纵一人却不觉独处。它是我的光与心神的安顿之地，它如一位默然的师者，无言之教，予人深心之力。做人当如树，不喧哗，不慌忙，守心自持，向内扎根，笃定安然，静待花开。

“心里有个人，不如窗前有棵树”，不记得在哪看到过这句话，此际想起，真觉妙极。人心须臾可变，树性千年不移。爱上一棵树，或许远比依恋一个人更为宁静、长久。树立在那里，不声不响，却已道尽千言。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  
kf3502669@126.com  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，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尊敬的德克司达(江门)照明有限公司:

因贵司与我司存在经济纠纷，我司本应与贵司友好协商解决，却因一时冲动向贵司人员发表不当言论以及在贵司采取极端行为，给贵司带来一定负面影响。本人(张锋)及风创智造(广东)科技有限公司在这件事中存在过错，深表悔意，也已认识到本次事件给贵司造成的影响，现向贵司表示真挚歉意。本人保证通过合法途径解决与贵司的经济纠纷，今后不在任何公共场所及私下散布有关贵司任何不实言论，否则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此致

敬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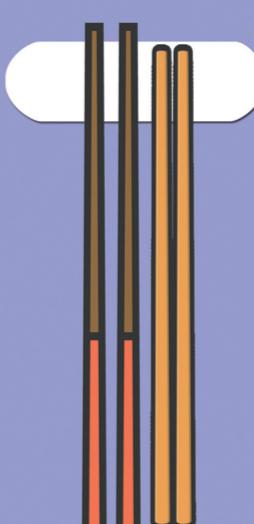
道歉人:张锋 2025年11月25日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## 放心夹菜 共享美味

A WORRY-FREE DINING EXPERIENCE TO  
ENJOY FINE FOODS

请为健康加一双公筷

STAYING HEALTHY BY USING A PAIR OF  
SERVING CHOPSTICKS

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  
江门市文明办

